

《管窥集》试论

徐 立

《管窥集》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手稿本。凡四卷,分为前后两编。竹纸墨栏,边框长宽为18×15cm,上有单鱼尾,下有大黑口。每页24行,每行18或19字不等。金镶玉装,无题签。书足有“管窥集凡四”的字样,中缝有“管窥集×卷”小字,大黑口上有小方框,内标页码。书无序跋,原扉页上有印章四枚:其一白文,印文为“得此书,费辛苦,后之人,其鉴我”,其二朱文,印文为“仲鱼图象”下有一戴斗笠之老翁,其三白文,印文为“项禹揆印”,其四朱文,印文为“子昆清玩”。

《管窥集》四卷著录晋、唐、宋、元书法绘画作品76件。第一卷载晋、唐法书10件,画6件;第二卷载宋代法书2件,画24件;第三卷载元代画14件;第四卷载元代法书16件,画4件。书画作者自晋王羲之始,至元代邓文原止。著录作品有:《兰亭序》三种,《姜后免冠图》,褚遂良、颜真卿等人的法书,王维《雪溪图》,周文矩《唐宫春晓图》,闫立本《诸夷图》,夏圭《长江万里图》,苏东坡、蔡京、赵孟頫等人的法书等。总之,书中记载的书画作品,均为历代之名作,传世之巨迹。每件作品大致依作者时代先后排序,先录名,次为作者,该作品创作的时间,书中主要是抄录题跋及诗文,间或有作者自己的评论。这种编撰形式是以朱存理的《珊瑚木难》出现为滥觞的,明以前还没有这种形式的书画论著。到了汪珂玉著《珊瑚网》问世,书画论

著的形式已较为完善。因而从编著形式上看《管窥集》成书稍晚于《珊瑚木难》，而大大早于《珊瑚网》。

近年来我利用工余时间反复阅读《管窥集》，下面拟就这部书的价值谈一点心得，就教于大方之家。

一、《管窥集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、流传过程

《管》藏于我家八十余年，家父徐无闻教授生前曾多次细读此书，并留下一段考证文字：“顾前后皆有阙佚，二册三册中《艺苑遗珠》之标目下，皆有剜补，是原有作者之名，而为后人之剜去矣。各册中铃项子京印甚多，屡经对勘，确为真印；而三四册有批注十二处，审其语气字迹，皆子京之笔。”家父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、书法篆刻、金石碑帖之学，且卓然成家，上面一段文字当不谬也。可见《管》在成书之后辗转流传，有散佚，有被人剜割，后来落入子京手中作为秘籍珍藏起来。在读书的过程中，首先感到《管》作者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，书写较为仔细，四卷手书几乎无错漏，间或有误，都用小字从旁补正，字体为行楷，功力老道，风格秀美流畅，当是久习褚、欧、赵几家书法的人。该书的创作时间较长，作者也显得闲适从容，一丝不苟。我取明汪珂玉《珊瑚网》与之较读，异同不少，更觉《管》的珍贵。

《管》第三卷13页《赵文敏水村图卷》标目下录“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作。子昂。后一月，德钧持此图见示，则已装成轴矣。一时信手涂抹乃过辱珍重如此，极令人惭愧。子昂。”后有数十人题跋，赘不录。《珊》此条文字极为简略，标目为《赵荣禄水村图》，寥寥一行字，题跋者仅“眉公陈继儒”。由此可见汪氏撰写《珊瑚网》时有可能：一是未见到《水村图》原作；二是能见到的资料仅此而已；三是汪氏不知有《管》。两书同为明代著作，文字多寡悬殊如此之大，令人感叹，足见历史文献资料保存之难。读《水村图》条至18页时，与前跋低一字有一段长跋，过录如下：

右水村图,诗文凡五十五首,名辈四十七,再题者七人,如陆祖元等一十二人,文多不录,列名于后。卷中载二黄公诗,誉于末,后者(建安黄介翁)为宋金紫光禄大夫挺之诸孙,实懷(小字)之远祖也。光禄公自闽之建安来尉吴县,遂世居聚山,丘陇悉在焉。百年以降,谱系不辑,世代失详。余辈沦落不振,岂胜秋风黍离之感哉!起废兴衰,深有望于后人。故表而出之,悲夫!嘉靖癸卯孟夏望日不肖(小字)诸孙懷(小字)拭泪再拜书。(标点及括号中注为笔者所加)

跋中二黄公,在前面所录诗作下署名:聚山黄肖翁、建安黄介翁。宋金紫光禄大夫黄挺为黄介翁之祖,黄介翁为作者之远祖。接着叙述了黄氏家族为官迁徙的原因。根据这段文字,我们可以推定:《管窥集》作者姓黄名懷。祖籍福建建安,后迁家至江苏吴县。生卒年不详,事迹无考。从跋中看出,黄家在黄介翁之后,家境日衰,至黄懷一代,已是“谱系不辑,世代失详”。从上面的落款年月知道,《管》成书年代在明嘉靖癸卯年(1542)夏天前后,早于汪氏《珊瑚网》百余年。

《管》成书后,辗转流传,最初秘藏于项子京家,从书中钤印数十处,足见项子京对此书的喜爱和重视。他在书上用过的印记有:墨林山人、项子京家珍藏、子京所藏、项墨林鉴赏章、墨林秘玩、项叔子、净因庵主、项墨林收秘籍之印、项元汴印、得密、子京父印、寄敖、墨林、子京、净因庵、子孙永保等,在书中每一条目之后,几乎均有一至二方印。《管》三、四卷中有批注十二处,都十分细致精审,如:

卷三赵魏公《重江叠嶂图》后批:

此图往在吴趋王伯谷。曾屡阅,今不知流落何处。

卷三赵集贤《林山小隐图》地脚批:

此图上海顾氏之物,原其外家陆冢宰所藏,今不知流落何处。

卷三赵文敏《枯树图》并赋,后批:

此卷向在周六观处再阅,今不知流入何处,物不遇人,惜哉!

卷四虞雍文《诛蚊赋》后批:

此帖藏余家,往在无锡荡口得于华氏中甫处,少溪家兄重购见贻之物,子孙其永保之。

卷四《贞居外史集·诗册》后批:

此册今藏于余家,向从文衡山处得之。

卷四赵文敏公署书“快雪时晴”后批:

此署书一纸,今藏余家,摹匾于天籁阁上。

从以上过录的批语中,给我们传递了几个方面的信息:

1.《管》所藏书画作品原件,项氏于友人处曾不止一次观赏过,后不知其下落;

2.《管》所藏书画作品原件收藏于项子京家中,并说明得于何处、何人;

3.对于极喜爱之作,令人摹匾悬于书斋。

众所周知,天籁阁乃项子京收藏书画精品之处。前后十二处批注,从字迹、语气上看,均出自一人之手,最后一条批注便是上述十二处批注都是出于项子京之手的明证。此外,书上几十处钤印也是子京藏书的一贯作风。《管》曾藏于项子京家无疑。

从书中他人的印章看:尚有项禹揆子昆三印、诸锦草庐二印、陈鱣仲鱼二印。子昆生事不可详考,据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载,仅知其为明末浙江秀水人,殆亦子京之同族,然行辈则不详。诸草庐印钤于每册之首尾页。据考,诸锦(1686-1769),清浙江秀水人,字襄七,号草庐。雍正二年进士,乾隆初举鸿博,授编修,累迁左赞善。治经长于笺疏考证,工诗。又,陈鱣(1753-1817)字仲鱼,号简庄,又号河庄。嘉庆三年举人,在京师与钱大昕、王念孙等往来,强记博识,精研文字训诂,长于校勘辑佚。阮元称为浙中经学最深人士。藏

书甚富。据《管》之他人藏书印看,我们似乎可以粗略勾勒出《管》的流传过程:黄穰著《管》于明嘉靖癸卯年(1542),成书之后为项子京所藏,其后若干年间,一直在项家,项禹揆为明末浙江秀水人,从时代上看至少为项子京之孙辈;再后《管》从项家流出,即为诸锦家藏,以后为陈鱣所藏,此一阶段《管》一直在浙江一带的学者、藏书大家中递藏,流传脉络是清晰的。陈鱣以后因无藏书印记,不便臆断。

综上所述,《管窥集》是一部未见著录的古代书画题跋著作。作者黄穰,生平事迹无考。《管》成书以后被项子京珍藏,书中钤有项子京的印章数十处,子京手批十二处。子京之后藏于项禹揆处,康熙时期《管》从项家流出后,随即为诸草庐所藏,草庐之后为陈鱣收藏,诸陈均为浙江饱学、富藏之士,足见《管》之可贵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《管》是一部可信的书画题跋著录孤本。

二、《管窥集》的书画鉴定价值

古代书画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华民族宝贵遗产。由于年代久远,纸、绢等载体不易保存,加之战乱水火等灾害,许多辉煌巨作,我们已无法亲睹其风貌,另一面中国历史上众多帝王对书画也颇为偏爱,千方百计搜罗,但一入内府,便永无天日,甚而带进坟墓。流落在民间的佳作确是凤毛麟角。更有一帮趋利之徒,专靠作伪谋生,于是书画作伪之风日甚。一幅作品出现割裂、截头去尾、剜补、跋真而作伪。因而鉴定书画作品真伪成为一门高级学问。前人鉴别书画真伪除了凭经验之外,学识至关重要,而学识高低,则主要靠多读书,大量占有前人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,《管窥集》就是大量保存了古代书画佳作题跋资料的手稿本。

明汪珂玉著《珊瑚网》是后世公认搜罗书画题跋较全、较早、有分类的一部工具书。以下我们用《管》与《珊》作一番比较,即可对《管》在书画鉴定上的价值有所认识。

《管》卷一20页载：

杨少师凝式书神仙起居法。

《珊》无载。

《管》录：

右杨凝式书神仙起居法，八行。臣米友仁鉴定真迹恭跋。
宋高宗释文于后：

行住坐卧处，手摩肋与肚。心腹通快时，两手肠下踞。踞之彻膀腰，背拳摩肾部。才觉力倦来，即使家人助。行之不厌烦，昼夜无穷数。岁久积功成，渐入神仙路。乾祐元年冬残腊暮，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杨凝式。亲书下有花押。

杨少师书，山谷比之“散僧入圣”，其微妙知矣。殆与李太白识郭子仪同道。至元戊子立春日左山商挺题。

米元章云：杨凝式字景度。书天真纵逸，类颜鲁公《争座位帖》。余家收楮纸上诗，纷披老笔，王荆公少尝学之，人不知也。野斋新得神仙起居法一帖，喜以见示。野斋有美疔在两膝，能依此法，用工久，当获奇验也。至元戊子暮春既望，信安留梦炎题。

此帖曾入思陵内，纸上有绍兴小玺及贾氏悦生堂印，又有西唐张氏家藏之宝，永兴军节度使之印，张徵等印。徵号澹岳，法书名画多其题识，因并及之此。

杨凝式，唐五代时期书法大家。其作品皆流传有绪，《珊》卷二载有《韭花帖》、《夏热帖》。《中国书法通鉴》（黄思源主编 河南美术1990版）503页载有《神仙起居法》（局部），605页载有商挺跋，文字内容大致相同。但宋高宗释文各书均不见。米友仁的鉴定，及黄、米二人对杨凝式书法的评价，也是在《管》中才有详细记载。作者后面的一段跋语，讲清了《神仙起居法》的流传过程，并记录了上面的印章，由此可见，《管》对鉴定古代书画的独特价值。

《管》卷一22页载王右军《二谢帖》。《珊》卷3页有载。两书有异，

我们仅举异处加以辨析:

《管》:“冥冥永毕,不获临见,恨痛深至也,无复已已。”

《珊》:“痛恨深至也,无复已已。”

“恨痛”与“痛恨”字虽相同,但排列颠倒。从文中语气看,亲人去世,临终不得一见,遗憾与悲痛是十分深切的。此处“恨”意为深深的遗憾,而“痛恨”似不合上下文意。

《管》:“案《正观目录》、《淳化法帖》皆(空)收此,岂当时为好事者秘藏不出邪?”

《珊》:“……《淳化法帖》皆不收此。”

这一段苏颂题,原本不复杂,然而《管》在关键字“收”前空缺,《珊》在此为“不收”。按全段话的语意,可补“不”字,而《管》为何空格,当是《管》之作者所据资料即无此“不”字,按全书前后黄穰的学识添一个“不”字完全不难,但他却严格依据所见资料缺字,足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谨和《管》资料的翔实。

《二谢帖》后面还有一段无署名的跋,《珊》亦有。不同之处在于,这段跋语《管》按全书惯例,低一格书写,应为黄穰本人对《二谢帖》之看法与鉴定。项子京亦按全书惯例在书角有朱文“项元汴印”。汪氏著《珊》时也看到了这段跋,因不知为何人所说,遂张冠李戴冠上“墨林项元汴”。但《管》中有项子京笔批十二处,黄、项两人笔迹完全不同,是证此段跋语为黄所说而非项子京所言。

《管》卷一17页载唐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卷,正文之后录有邓文原跋:

唐告多出善书者之手,亦足以见一代文物之盛,矧鲁公道义风节,师表百世,其所书尤可宝也。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,古涪邓文原书。

又乔篔成跋:

右颜鲁公书朱巨川告,即《宣和书谱》所载者,上有高宗乾卦,绍兴图书。而鲁公之书,盖东坡先生已尝论之矣。不惟爱

玩,抑见典唐代故之式,尤为可尚。龙集辛亥仲秋朔,乔簣成题。

这两段跋文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朱巨川诰卷为颜鲁公所书,且文字不短,而《珊》却未载,《珊》载这件作品是从明正德年间陆完跋始,至万历以后诸人止。据此可否推断汪氏著《珊》时未能见到正德以前的题跋。此外作者有一段跋语在后:

右告正书于黄素上,思陵诸玺俱在,后有奉华堂印,曾经刘孀子收入。因识。

下有“净因庵主”、“项墨林收秘籍之印”。此段跋文《珊》不载。查《中国书法通鉴》不知何故,将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卷归于徐浩名下。

以上三例仅是《管》卷一与《珊》之部分异同。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《管》著录的题跋明代人少而宋代人多,一些颇为重要的题跋汪氏并未见到;书中一些黄穰的观点、论断,因姓名为后人剽去,因而被误认为是项子京所言。然细读全书,几乎可以肯定地说,《管》成书应在项子京之前数十年,而距汪氏《珊》则有百年之遥。两相较读,《管》中著录的76件书画巨作,其文字内容相异之处颇多,而前者远胜后者。多出的这部分文字资料,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画史,鉴定传世书画剧作,无疑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。

三、整理古籍 可资校勘

古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形态,离开我们已久远,了解认识历史,相当程度需要我们依赖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,中国古代书画是五千年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,古人所著书画著录类的书,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发展轨迹是不可忽视的资料宝库,但如何辨别古书所载史料的真伪,只能更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,精心梳理,方不致为盲从古人。以汪珂玉《珊瑚网》为例,前人对是书相当推崇,张均衡《珊》跋语云:玉水亦以其文爱荆,与嘉兴项元汴交好,筑凝霞阁以贮书画,收藏之富,甲于一时,其有所凭籍,约略相等,故

皆能搜罗荟萃，勒为巨编……。后来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考》、厉鹗《南宋院画录》，皆藉是书以成。可见《珊》对其以后的书画著录影响之大，然而是否可信呢？我们将《管》与《珊》作一番校勘，便有高下之分。

1. 资料丰富，可资校补

《管》卷二载《米敷文潇湘长卷》后《潇湘考》“曹筠”一条，《珊》亦载此条，但缺9字。据《管》当补为“凡有所陈，尽出于桧，诏夺。”补上这三句，此条则文完意足。

又，《珊》774页载《高克明雪意卷》名下小字缺5字。《管》此处有“□州牟氏书”四字，或许为后人提供了些许线索。

又，《管》卷四载虞雍公书《诸蚊赋》，《珊》亦载。《管》有赋全文，《珊》无。在赋后跋语中《管》虞集跋为“曾叔祖宝庆府君将求而刻之湖南”。《珊》此句脱“刻”字，不补则语意不通。

《管》与《珊》全书如此类脱漏相校，几近百处，此处不一一列举。

2. 辨误正伪，澄本清原

《管》卷二56页载苏东坡书《离骚·九辩》卷条，并有“自悲哉，秋之为气也……详二跋语。”无署名。《珊》则作苏子瞻书《离骚·九辩》卷，后有署名跋语二：一为“郭畀拜观于灵济寺”，二为“高邮龚璘子敬甫，书于甫里书堂之西序。”并将《管》中无署名跋语移于郭、龚二人跋语之后，署以“子京”之名。

又，前面所述《二谢帖》后无署名的跋语，也属张冠李戴，冠以“墨林项元汴”。

以上述例子可以看出，《管》对于校补、辨误两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《管窥集》四卷，全用小楷恭写，结体秀美疏朗，运笔娴熟流畅，笔力老道笃实，一点一划都无虚走的痕迹。从整部书的字里行间透出，作者是长期研习智永、褚遂良、赵孟頫一路的。《管》不仅是一部

罕见的书画著录手稿本,也是书法爱好者学习的一部好范本。

综前所述,《管》是明嘉靖年间吴县人黄穰所著。以后的丛书、综录、总目、存目等均不见著录。内容记载了唐、宋、元书画、碑帖的前题后跋共176件,资料翔实可靠。著录的书画,大致依时间先后排列,对书和画没有分类。是继《宣和画谱》之后,一部较早的书画题跋著录,长期为项子京珍藏。《管》的出现,填补了《宣和画谱》之后书画著录专著空白。《管》所载资料,在书画鉴定、古籍整理方面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明人书法精品。

作者单位: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

(上接第47页)……其后出游,火又烧璇仪、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,北至华林,西至秘阁,三千余间皆尽。”《南史》同卷有永元二年“秋七月甲辰夜,宫内火,唯东阁内明帝旧殿数区及太极以南得存,余皆荡尽”,所烧范围与上引文相同(以月朔推之,《南史》“三年”为“二年”之误)。这次火灾虽然烧及秘阁,但典籍损失应当不大,因而《南史·齐本纪》在历数东昏诸罪孽时根本未及秘阁书籍损失之事。这也可从以上论述看出。而这次秘阁被烧却成了《隋志》作者“齐末兵火延烧秘阁”说的来源,以至于进而有“经籍遗散”、“书籍煨烬”的说法,其实不然。

注:

①来新夏: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②姚名达: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,上海书店“民国丛书影印本”。

③《梁书·殷钧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图书馆

文敏公隸楷之妙俊麗飄逸蓋得於洛神為多
 此卷尤見其波瀾老成蓋捐館之前二歲所書
 誠可寶也正統八年九月十三日泰和楊士奇
 趙文敏公真行十文草
 結字難筋骨相承不尔則有斷續之患子昂書
 法獨步當世備聚諸體然變態不常或者以
 形似求之大類優孟抵掌耳
 此帖今歸
 余所自藏
 昆山人
 觀之

古人臨帖妙在得其意度不特規於形似而已趙文
 敏公臨右軍帖為尤多予家藏快雪帖久矣公反覆題
 識于上可見其珍重之深也又摘此四字展書之或大小
 形似之或殊其意度則得之矣遂揭之齋中以並傳不
 朽云南屏隱者莫昌識
 景行 時習齋
 趙文敏楷書十文
 此署書
 一依今藏
 余家摹
 臨于天
 賴閣上

参见本期第 172 页正文，
 稿本中的鈐印为朱色。